

华严小说

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手足情深

兄长蒙受“杀人凶手”的不白之冤，弟弟深表同情

弟弟不畏险阻，运用智谋揭露了一宗谋财害命、杀人灭口的惊天血案

洗雪了兄长长期背负的杀人罪名

（台湾）华 严著

兄和弟

花城出版社





(台湾) 华 严 著

兄 和 弟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兄和弟/华严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60-3428-8

I. 兄... II. 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576 号

兄 和 弟

〔台湾〕华 严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 插页 239,000 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428-8

I·2851 定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于
青

智慧的灯

这是从华严的小说里知道的，英国作家斯蒂文荪说过：“人人头上都带有一个灯。”这个灯，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盏智慧的灯。

用华严的小说题目来做这篇介绍文字的题目，不是语言的穷途末路，而是这四个字有对华严小说概括的高度的准确性。我是说这四个字表达作者的意思和作品的意义，已经达到了不能置换的地步。这是可以用时间来证明的。

第一次读华严的小说，给我轰击的就是这四个字。这里隆重地用“轰击”这两个字，也是说明了在华严的小说面前，我们已无法再选择能够比这更合适的语词。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后，我从来没有读过像华严这样的用对话体写成的长篇小说，从来没有读过像这样用对话的形式写小说却写出一种闪光的人性的智慧，像这般既充满了人性的慈爱又融汇了智慧的幽默小说，更没有体会过一种像被海水拥抱着般的博大无边的对生活的感动。十多年前，我正处在对人生还很挑剔的年轻的“夹生”的时代，多少精美的小说都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却又不得不暂时搁置，它们的确是生活中的必需，却又游离于当下的生活，它们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华严的小说轻易地将我击中了，虽然它也不是生活中的那种可以疗饥的食粮，却成了使我能够抑制虚荣浮躁的良药。它使我在醉眼迷蒙中清醒过来，知道人人都有一盏智慧的灯在那里亮着，只要你能寻到它，你的人生之路就会被照



亮,你的生活将因它的照耀而光华璀璨。

是的,正是当年读了华严的小说《智慧的灯》、《神仙眷属》后,对我这样一个对人生百般挑剔的人来说,的确有醍醐灌顶般的清醒,尤其是作者用的是一种令我们倍感蔼然可亲的书写方式,道出了让人不能不深思的生活的哲理。当年我曾记下了小说里几段令我爱不忍释的话,至今受用匪浅。我们不妨一起来读读,你会感到作者的智慧在透过那泛黄的纸仍熠熠闪光,生活的哲理是能够洞穿所有的前尘后世的:

“世界上不论什么等色的人都应该平等,以生命是平等的道理来讲,世界上不应该有特权阶级;不应该某种人做的事,某种人却不可以做;不应该人生下来不管怎么样便是第一等人,有种人生下来却已经注定只属第二等。”

“事实上人间真正不能相处的怨偶并不多,能否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全靠自己的手来调度。婚姻的成功和失败率各占一半。如果一个人因为得不到理想的配偶而不满意,他不妨满意他已经得到的配偶。”

还有:“如果苦难是一只马蜂,那么‘忧愁’便是它惟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

还有一段也应摘下来:

“事实上人生匆匆,只不过昙花的一现,纵令万载千年的繁花,也都有烟消云散的一天。眼前的时刻不管多么难挨,眼一眨也已经过去了。知道忍耐的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知道忍耐的往往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知道忍耐也就是我说的一切不当一回事,因为能一切



不当一回事便能一切不动心，不但能够忍耐眼前的时刻，即使泰山崩于前也能够不动声色了。”

这些熟悉的语句就是智慧的长明灯！尊敬的读者，我想你会与我认同：借助它，会使我们在崎岖的人生跋涉中走得更加平稳和坚实。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俗人，才需要如指南针般的书卷启迪我们在尘世中蒙尘太久的心。华严的小说能在常人的智慧里显现出了人性的高洁，我觉得它比任何典雅的艺术都要更有诗心。人如果失去了诗心，活着只能是一种物化的存在。但光有诗心而没有平常心，又失之虚幻。读华严的小说，你就会明白，有一种人生，是既有常人的智慧又能见高贵的诗心的。它是让我们既感到自尊、自爱，又能自在地体现出人生的朴素、简洁和高尚。

现在，它就在你和我的身边。它就是那盏智慧的灯，那是可以日夜偕伴我们并光照我们终生的智慧的灯。

感谢作者华严女士，给我们打造了这盏智慧的灯。需要一提的是，华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严复的孙女。也许你会恍然大悟，原来华严小说的哲理味是源自祖父的熏陶。但这并不能代替华严小说里动人的原由，说到底，真正能打动人的智慧，不是哲学思辨，不是家世渊源，而是作者来自生活本身的朴素而真切的人生经验。

如果你感到了心灵的饥渴，那么，不妨立即进入华严的对话体小说，在这里，你能享受到一种如聆师友亲切话语的莫大愉悦。

写在《兄和弟》脱稿后

华 严

兄
和
弟

开始读小说，我便喜欢人家精巧的对话，叙述文字可不看便不看，否则只感多余。一部《红楼梦》在手中时也不例外，遇上作者长篇大论的展露他的只不过知识丰富的阐述和描绘，那即使可谓字字珠玑，我这不入流的读者也不耐为了事实上和故事进展无甚关连的卖弄而花费精神。

拿起笔来写小说，知道原来和我一样偏爱对话的人还不少，美国权威历史学家魏斐德博士(Prof. Frederic E. Wakeman)的父亲是位名小说家，他就曾经对有志写作的人们说：小说中应多多利用对话，叙述的文字可以减免应尽量减免。国内读者常说他们喜欢我小说中的对话，这便加强了我以对话体来写小说的决心。

我以一对老夫妻对口的形式安排著《神仙眷属》，闻

说大文豪海明威曾有一个全对话写成的短篇小说，但长篇小说则古今中外未见有人尝试过。我有一句是一句地且写且构思，不存必定成功的心，但有坚持到底的意志。直到最后的一个句子完结了那二十万字无一句叙述的长篇，我放下笔来舒了一口气。

《神仙眷属》出版后，我得到海内外多方面热烈的回应，很多读者认为那是我所有作品中最令人激赏的一部。我无意为我其他的作品作任何辩护，但心里清楚：这一条我在文学领域中所开辟出来的新路，是可以依循着前进了。

接下去我想再以如此的体裁来固定我这新创道路的路形，内心里不能全无疑惑和顾虑，例如有关如何选择两个对话人的问题，是否这是可写与否的关键？《神仙眷属》用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之间自有许多话题可以谈，既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包括人前人后所不能透露的种种。如果换了别的不同身份的角色，是否将遭遇无话可说的困难？但我后来知道那并不是问题，就像当我开始写《神仙眷属》时曾有朋友为我担心如何安排小说中场景的问题一样。第二部小说中我以一对曾为情侣的男女为主人翁，但当我写了约莫两万多字的时候遇上瓶颈，思索多时不能突破，只好颓然掷笔，重回原先的老路；完成了《花落花开》、《明月几时圆》、《燕双飞》、《秋的变奏》和《灿星·灿星》等五个长篇。

但我心里对全对话的写法仍未忘怀，把搁置一旁的废稿拿出来重新阅读，发觉了自己的错误所在。那不是选择角色的问题，只是当我下笔时，一不小心有个角度方面的

偏差，却就像机盘上按错一个钮，于是出现了赤字。我重新执笔调整角色之间的立场和关系，花费了约莫半年有余，完成了十八万字左右的《不是冤家》。着手写《兄和弟》是紧接在《不是冤家》脱稿后，这一回我不再迷信只有男女对谈的话题才有得写和动人，而以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为主角人物，写的时候不曾耽搁太久的时间，但重读的次数却比哪一回都多。最后一稿时我把删改去的句子重新拾回，又把拾回来的句子重新删去。“金属疲劳”了，我推开稿子停了笔。

现在我相信，不同身份的各种各色人物都可以用来安排文章，只要有话可说，有戏可唱，两人间不难让他们滔滔不绝。但当然，得把握脉络分明、条理清楚；否则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般迷茫，心里不咒骂就好，别说产生共鸣了。

《兄和弟》完成后，我可能让一对前夫和前妻聊聊天，或者是姊姊和妹妹，或者是友甲和友乙，或父子，或婆媳，或母女，或……但不可否认，今后我的写作路途愈行愈狭窄，落笔时也必定愈力不从心，不因为对话体的前路欠通畅，是我本身的能力有限了；我还得十分注意什么时候老年痴呆症来敲门，一旦容其登堂入室，我便只有咬着笔杆对人憨笑的份儿啦。



弟：哥，相隔十年，我做多少盼望和你重聚的梦，梦醒了，便忍不住自己流眼泪。

兄：十年来，我是个天涯浪子，一切的一切，真是一言难尽。

弟：今晚，你我又能这样两张床左右并列，我转过脸去可以看到你，你回过头来可以看到我，你可知道我心里有多快乐？

兄：看到你，小智雨，我的确也十分快乐。

弟：小智雨？哥，你还管我叫小智雨？我已经不小了，你走的那年我十一岁，现在的我已经二十一啦。

兄：唔，你是个大人了，我走的时候你站着才到我胸前，现在和我差不多高。你长得英俊又神气，如果不是你常常寄照片给我，刚才在机场里我可能认不得你了。

弟：打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希望自己长得像你，同时像你一样聪明，会读书；我想，只要我能有你一半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兄：亲爱的弟弟，我十八岁那年的那件事情发生后，你不至于还希望像我吧？我是一个那样没有运道的人呀！

弟：你不要这样说，哥，你那……

兄：这次我不顾一切地回来，一因为记挂着爸爸有病，其次是太想家，虽然……

弟：我说一句老实话，我不相信你把……安老伯……

兄：弟弟，接受谋杀两个字吧，大家都相信安则业老伯是被我谋杀了。

弟：我不相信，哥，你自己可别这么说，十年前我便相信你是无辜的，现在我还是这样相信。我对你的信心向



来没有动摇过。

兄：谢谢你的信心，智雨，我自己也问心无愧，只是……

弟：哥，你现在学成归国……

兄：我没有资格说是学成归国，我只是以待罪之身回来，当年父亲替我洗刷一切，使我不必……

弟：哥，那时候你还没满十八岁呀。

兄：我不愿意拿年轻做藉口，如果我谋杀了一个人，我就是只有八岁，也不能说我是无辜的。

弟：你是无辜的，哥，我不相信是你把安老伯病床前的氧气管给关掉了。

兄：我的确没有那么做，智雨，我的确没有那么做！

弟：我相信你，哥，我绝对相信你。你现在回来了，你必须为自己洗清这件事；我会帮你的忙的。我们把证据找出来，即使上天下海我也不推辞。哥，你可千万不要泄气。

兄：多谢你，智雨，多谢你这样支持我。当然，我这次回来，主要的事也包括这一件。十年来我人在外国，内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地呼喊：艾星雨，你知道自己不是凶手，想办法找出证据来洗雪冤情呀！

弟：安家人里面例如安羽衣，她便相信你是清白的。

兄：她对我有信心没有用，大家知道她和我感情很好，为我遮掩是顺理成章的事。

弟：偏偏安羽红说了那些话，哼，她真是不应该；我很清楚，她一直暗恋着你，而你……

兄：得了，得了，智雨，别这么说，我不听这些了。

弟：你就是这不听、那不听的，我早告诉你……

兄：你早告诉我什么？你是个小孩子，你懂什么呢？

弟：我早不是小孩子，我知道安羽红暗恋着你，难道你不知道吗？

兄：我……

弟：你怎么样？你既然爱的是样样比她强的她的妹妹，羽红当然心里嫉妒，由嫉妒生恨，然后造谣生事，你说……

兄：智雨，我们不能说安羽红造谣生事，那天晚上我是在安老伯病房里，后来……

弟：你在那儿没有错，但是你并没有关掉安老伯的氧气管呀。

兄：我是最后一个和安老伯见面的人，多少迹象证明，除了我有机会以外，没有谁可能下那毒手。

弟：唉，哥，我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再调查，因为你绝不是凶手，所以必定有另一种真相存在着。既然另有真相，相信我们早晚会追探得到。

兄：这也是我所相信的，也是我这些年来日夜盼望的事。只是日子隔了这么久，一切怕是更难了。

弟：哥，不难，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兄：智雨，你这样支持我，我……

弟：我不但爱你，哥，我也了解你。我很高兴我妈妈也一样了解你。你虽然不是她生的，但她视你如己出；那时她帮着爸爸想尽办法替你洗刷罪名，便是……

兄：爸和阿姨的出发点是为了爱我，同时不愿见艾家人家丑外扬。但他们尽了心力，却仍旧找不到另外一条线



索，结果不是只能以我“未成年”，加上由医院方面承认氧气管或有故障等等说法敷衍过去？如果他们替我找出了我是清清白白的真相，我何必那时候离家出走，过着多年类似放逐的生活？

弟：据我妈告诉我，只因为安家某些人，以及向着安家的那些公司里的人；蓄意要和我们艾家人过不去。为了担心对你有什么不利，而且出国留学对你有好处，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我也相信那时爸妈的决定没有错，你在国外发愤图强，如今不过二十八九，便已有这等成就；你……

兄：智雨，你知道你这一番话不足安慰我，我也不认为自己已有什么成就；我一直生活在身为一个谋杀了既爱我、又一向照顾我的长辈的阴影里。这种痛苦……

弟：哥，你别急，你耐心等着，我们要做的事在后头呀。

兄：我会等着那一天的。智雨，否则，你了解的，我是个虽生犹死的人。

二



弟：哥，爸和我妈把我痛骂了一顿，说我没事找事做，要把陈年老事掀翻起来吵闹，无异用“长竹竿搅拌茅厕坑”。又说你的事早已过去，没有人会再提起，为什么我却“不甘寂寞”，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你？爸妈？我还是安家、艾家的什么人？

兄：你向爸妈报告我们想“掀翻往事”，“搅拌茅厕坑”吗？

弟：我当然没有，我只是挂个电话问了叔叔的洪秘书一些事。

兄：你问她什么事？

弟：我问她当时在慈音医院安老伯病房里当值的林护士现在哪里？

兄：你为什么问叔叔的洪秘书，她和林护士熟识吗？

弟：洪秘书和林护士是表姊妹。这回爸生病，病情稳定后回家休养，需要个特别护士帮忙；洪秘书介绍她来。但是没多久，她因怀孕不舒服回家去；说现在也已经离开医院不上班了。

兄：爸今天也对我说：我今后要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以往的事早已过去，谁也不记得，也不会提起；我如果还念着那些，是件和我自己过不去的事。

弟：我妈说她已经挂越洋电话和叔叔商量好要你先熟悉我们公司里的种种情况，你应该开始工作了。

兄：我心理上毫无准备，根本没想到……

弟：你可记得当年爸说的一句话吗？你将是 he 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他等不及你长大，好把一切交给你。

兄：这一点，我真辜负了爸的心意。爸血压高，到了

病倒；我都难辞其咎。事实上，爸有我这个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弟：老天，你又如何腔调，如果让爸和我妈听了，必定伤心又生气。

兄：我惹了祸，你年纪小；爸受了那么大的刺激，如果不是有阿姨主持一切，我们家只怕早已破碎了。所以，今天我们还能有这样的日子过，全是阿姨的恩赐。

弟：哥，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知道，从前你并不是十分了解她。

兄：爸生病，阿姨那样悉心的照顾；也使我万分感动。我实在没想到……

弟：那个“类似慈禧太后的女人”，竟是一个贤慧的女人吗？

兄：智雨，我满心愧疚，不知该怎样向阿姨请求恕罪。

弟：我妈爱你就和她爱我一样，只要你能够了解她的心，她便一切都会原谅你了。

兄：我不应该……

弟：当年误会我妈爱的是金钱而不是爸爸？

兄：我错了，智雨。

弟：如果不是安则业老伯经营不当，我们家濒临破产，我妈也就无从施展她的经纪长才；她还变卖了所有心爱的首饰，协助爸爸渡过一重重难关。

兄：唉，我不但误会了阿姨；也误会了我们的叔叔。我不知道……

弟：你不知道他原来不但不会嫉妒爸，而且还对爸爸